

THE FIGURES OF CONFUCIUS

THE FIGURES OF CONFUCIUS 画像中的孔子

THE FIGURES OF CONFUCIUS 画像中的孔子

THE FIGURES OF CONFUCIUS 画像中的孔子

THE FIGURES OF CONFUCIUS 画像中的孔子

THE FIGURES OF CONFUCIUS 画像中的孔子

THE FIGURES OF CONFUCIUS 画像中的孔子

画像中的 孔子

骆承烈 孔祥民/选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画像中的 孔子

骆承烈 孔祥民/选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像中的孔子/ 骆承烈, 孔祥民选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325—3468—5

I. 画... II. ①骆... ②孔... III. 孔丘(前 551 ~ 前 479)
—画册 IV. K825.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0834 号

画像中的孔子

骆承烈 孔祥民 选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发行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古籍印刷厂

开本 889×1194 1/24

印张 $7\frac{8}{24}$ 插页 2 字数 50,000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7—5325—3468—5/K·490

定 价 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T: 64063949

历代孔子造像

王明題



同天並老
垂憲萬邦

溥杰

被誉为世界文化巨人的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十月庚子”（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家在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城南25公里，当时名昌平乡。因为他诞生在尼丘山下，所以起名丘，排行第二，字仲尼。

据称，孔子的远祖是轩辕黄帝，以后是商朝的始祖契。传到汤，灭掉夏朝，建商朝。六百年后，传到纣王，暴虐无道，又被周武王攻灭。周灭商后，封纣王子武庚于东方。因武庚与“三监”叛周，周公东征，灭了武庚，将商朝另一贵族微子封于宋国（今河南商丘）。微子名启，纣王庶兄，对纣王的无道多次劝谏，孔子称他为殷之“三仁”之一。微子死，传给其弟仲衍。仲衍后，按照周朝父死子继的办法，代代将王位传给长子。传了六、七代，到弗父何时，其弟鲋祀杀宋殇公自立。弗父何未与他争位，回到了封地栗（今河南夏邑）居住。是为孔子的始祖。作为上卿的弗父何，三传到了正考父。他是一位道高德劭、辅佐过三个国君的君子。其子孔父嘉为宋国司马，十年中十一战，为国立功，但却被政敌诛杀。不久其后代逃往鲁国，又传了五代，生下孔子。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鄆邑大夫，地方上的一个小武官。此人高大魁梧，“以武力闻于诸侯”。曾在一次战斗中，手托悬门，为本军解困。一次突围时救出了主帅。立功不久，回到鲁国与少女颜征在结了婚。

据《孔氏家谱》记载：叔梁纥的妻生九个女儿，妾生一个儿子，天生跛足，取名孟皮。在商、周宗法社会中，对于生个健康的儿子继承香烟，十分重视。于是不久和颜征在结婚，在尼山东麓夫子洞（坤灵洞）中生下孔子，后世对孔子生于尼山有很多神话传说，目的当然是对孔子的神化。

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病死，家境也衰落了。年轻的寡母带着他搬到阙里居住。阙里在鲁国国都的西南隅，鲁国典籍丰富，学者众多，为孔子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孔母颜征在对孩子精心抚养，耐心教育，严格要求，可以说是孔子的第一个良师。孔子六岁时，就喜欢弄些泥捏的盘盘碗碗，练习磕头、行礼，这是当时贵族必备的礼节。孔子十五岁立下“志于学”的宏愿。他一有机会进入鲁国的太庙，就对里面的文物典籍、礼制礼仪问个不停。有人讥笑他不知礼，他不但不生气，反而说好学多问正是知礼。他学无常师，学习时肯于动脑，向师襄学琴时精益求精的态度，传为佳话。这都使他年轻时就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孔子十九岁时，与出生于宋国的并官氏结了婚，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在亲朋们纷纷前来贺喜时，鲁昭公派人送来一条大鲤鱼。孔子珍惜这一恩宠，便给儿子起名为鲤，字伯鱼。

孔子二十多岁时，在鲁国当权者季孙氏手下任差：一是做管理放牧牛羊的乘田。他上任后，关怀牧人，改进技术，把牛羊喂得膘肥体壮（孟子称“牛羊茁壮”）。二是做管理仓库账目的委吏。他上任后，清理粮仓，整理账目，把一切做得井井有条（孟子称他“会计当矣”）。他勤学好问，谦恭有礼。不但在以上两事中体现出很强的办事能力，也学到许多社会知识，如贵族间各种进退揖让的礼节，祭天、祭祖等仪式；为配合礼仪演奏的各种乐曲；射箭、练武的军事体育本领；驾驶战车和贵族所乘轩车、辎车以及驾车出行交往的本领；还有各种社会科学知识（文学、历史、法律等）和自然科学知识，总称“六艺”。

孔子二十七岁的时候，东面郊国的国君郈子来到鲁国，孔子抓紧时机求教。郈子向他讲述其先祖少昊的传说和历史。孔子得到满意的答复。孔子认为周朝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许多历史事情应向边远的少数民族学习了解。他自称“三十而立”，就是说到了三十岁时，自己的政治观点、社会观点及为人处世的方法等都已成熟了，对一切事情都有了自己的主见。也就在这时，一些人主动来向他学习，孔子招收了第一批弟子。如比孔子小六岁的颜路，比孔子小九岁的仲由，还有曾点等人。

孔子的弟子，有孟懿子、南宫敬叔那样的贵族子弟，有住在穷街陋巷的平民和社会地位低下的“贱人”之子（如颜回、原宪、曾点、司马牛等），甚至还有服过刑的人（如公冶长）。在年龄上，有比他小四岁的秦商，有比他小五十四岁的公孙龙。在地域上，除鲁国以外，还有来自周围的齐、宋、卫国，较远的陈、蔡、吴、楚等国，甚至西方的秦国。可谓广收博录，济济一堂。

传说孔子三十五岁那年，在鲁昭公的支持下，他带着几个弟子，西行几百里到洛邑向老子学习。老子是当时成周洛邑的守藏史，即国家图书馆长兼档案馆馆长，年长道高，学问渊博。孔子向老子问礼，阅读文物典籍，看到了祭祀场面，更听到老子一番指教。回来以后，他把老子比作云中龙，认为其哲理玄奥莫测，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时鲁国大权为“三家”的代表季平子掌握。季平子与贵族郈氏斗鸡，引起争端，便以鲁昭公偏袒郈氏为由，把昭公赶出国门。孔子不满这种以下犯上的举动，跟随昭公到了齐国。

齐景公向孔子征询治国的主张，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即不要逾越周礼的规定，否则，即使有粮食，也吃不到，政治也不稳定。又问他治国时首要干什么，他说“节财”，这是针对当时各国统治者穷尽民力，骄奢淫逸的现实提出的主张，体现出孔子的爱民思想。他在齐国又观赏了古代舜

时的《韶乐》，惊叹“尽善尽美”，既动听，又体现出古圣先贤的仁德思想，这是他的音乐观，也是他的政治观。

孔子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才干，使鲁国当权的季孙氏认为他是可用人才，又加上孔子反对鲁国的阳虎之乱，得到当权者信任，于是被任命为中都宰，从此开始了他在鲁国五、六年的从政生涯。

中都在今曲阜西北40公里的汶上县。孔子在这里首次施展了政治才华，实行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如尊敬老人和儿童的“老幼异食”，让人人用力，各有所用的“强弱异任”，提倡老实生产，反对假冒伪劣的“器不雕伪”，以及简化丧葬的改革等等，教化有成，政令宽厚，百姓安居乐业，人人不想非分之财，出现了“道不拾遗”的可喜景象。仅仅过了一年，由于有成绩，四面八方都来学习。鲁定公很高兴地问他“这些方法别处可用吗”？孔子说：“可以用到天下，何止一个鲁国？”于是，鲁定公把他提拔到国都去当司空。

司空也叫司工，是管生产和建筑的官。孔子当司空时，能“别五土之性，而各得其所生宜”，即把五种不同情况的土地依其特点进行耕作、种植或作其他使用。由于他懂业务，会管理，很短时间又升为司寇。

鲁定公十年（前500）孔子当了执掌鲁国法律和刑狱的大司寇，这是他一生政治上的风光时期。他判狱不但公正，而且重调查研究，将各种情况掌握全面后再下结论。孔子管刑狱，从来不热衷于以刑治人，而主张德、刑并用。他说：我判案子和别人一样公正无私，但最大的希望是无案子可判。百姓道德水平都高了，没有谁打官司，是最好的事。

此时，鲁国开始兴盛起来，北方的齐国要想控制鲁国，便约两国国君在夹谷（今山东莱芜境内）会盟。相会前，鲁定公任命孔子为相（司仪）。临行前孔子建议鲁君虽作“文事”，宜做“武备”，于是鲁君做了应急的准备。会盟时，齐国国君一直居于主动，先是命演奏“四方之乐”，又演奏“宫中之乐”，令一些东方夷族的汉子，打扮得稀奇古怪，吆吆喝喝对鲁君威胁。孔子见此情景，一步跨上了三个台阶，依据“周礼”的规定，据理力争，使齐景公不得不中止了这些野蛮的乐舞，惩罚了威胁鲁君的人。以黎毋为首的齐臣见一计不成，又单方面提出：以后齐国如对外出兵，鲁国要出300辆兵车跟随，听候调遣。孔子也针锋相对地提出另一个条件：齐国如果不归还以前占据鲁国的汶阳之田，鲁国便不会答应此项要求。由于孔子的机智勇敢，在夹谷之会上鲁国没有屈服于齐国，取得了胜利。这次会盟体现了孔子坚毅、机智的品格和政治才能，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

孔子为了维护国君的利益，又提出了“堕三都”主张。原来在鲁国，国君力量衰弱，大夫势力膨胀，他们在各自的封地中，筑起了高高的城头，威胁了鲁君。孔子说依照周礼：大臣不应拥有军队，大夫不应有5里（一雉）的城头，超高的必须削去。鲁定公当然支持他的意见：三家大夫为了扼止自己家臣的力量，也同意削除。于是首先削除了叔孙氏的郕城。当削到季孙氏的费城时，守卫费城的公山不狃和公孙辄武装反抗，一直打到鲁城边，才被勉强打退，费城被削低。驻守郕城的公敛处父对孟孙氏一贯忠心耿耿，被削毫无道理。当他向孟孙氏说清道理，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对此举回味时，发现明为削弱各个家臣的势力，实为削弱大夫们自己的力量，于是都发现上了孔子的当，都不再配合了。孔子堕三都的计划破了产，引起三家的反对，树立了敌人。

北方的齐国在夹谷之会后，感到孔子在鲁国的存在是对他们的威胁，也要想方设法从鲁国挤走他。他们知道鲁君爱好玩乐，孔子却反对奢华，于是特地挑选了80名会唱靡靡之音（康乐）的美女，穿上华丽耀眼的服装，连同30驾四匹马拉的车子，马身上均披以明亮耀眼的锦绣，派人送给鲁国国君，陈列到鲁国最繁华的雉门（正南门）之外。

季孙氏对送来的美女、文马十分欣赏，鲁定公也很高兴，但碍于礼，不敢动声色，他假装到南门巡视，对这些美女、文马看了又看，不忍离去。孔子坚决主张不能收下。他一再向鲁君晓以大义，鲁君不听，孔子感到很失望。

尽管如此，孔子并没有马上离开鲁国。他知道鲁国就要举行祭天大礼了，国君要分赏祭天的肥肉了，如果他还能分到肥肉，说明国君眼里还有自己，故决定等一等。结果他未分到，于是对鲁国最后的一点希望也落空了。他决心离开鲁国，另寻明主，施展自己的本领。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孔子55岁时，开始了周游列国的生涯。

孔子带着弟子到各国周游十四年，以求仕用，进行政治活动。他们是以孔子为首的一个政治集团。

孔子一行首先西行到鲁国的“兄弟之邦”卫国。卫灵公在位已38年，形势稳定，孔子在卫国有熟人，便把这里当作第一站。进入卫国，孔子看到了居民繁多的景象，脱口说出：“这么多的人啊！”赶车的弟子冉有问：“人口多了，怎么办呢？”孔子说：“那就让他们富起来。”冉有又问：“富了以后还要怎么办呢？”孔子说：“那就该教育他们了。”他们师生的这一番对话，体现出孔子治国中“庶——富——教”的主张，说明他重视教化这种上层建筑，更重视经济基础。他把对百姓的教化，建筑在先让百姓吃饱穿暖的基础上。

孔子一行到卫国后，首先由子路见他妻兄颜浊邹，然后通过他见到卫灵公。卫灵公对他们这帮人的到来并不理解，但因为孔子是邻国的名人，收容下能表现自己礼贤下士，便留下他们，依他们在鲁国的俸禄供养。

卫国也不十分平静，在孔子一行到后的第二年，卫国大夫公孙戌在匡地暴乱，被赶到蒲乡。孔子一行在卫国无功受禄，再加上别人说长道短，卫灵公对他们也逐渐冷淡，还派人监视他们，因此，他在卫国只住了10个月，便离开了。

孔子向南方的陈国进发时，走到匡地，遇到了麻烦。原来是匡人怀疑卫灵公派人来讨伐他们，又因为当年鲁国的阳虎曾祸害过他们，孔子高高的个子，很像阳虎，他们把孔子一行团团包围起来。包围者持棍拿棒，气势汹汹，许多弟子很害怕。孔子一面派人交涉，一面说老天爷不会把文化灭尽，能毁了我们吗？匡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他们被匡人包围了五天，大家都很紧张，怎样向匡人讲理也不行，只有动武了。孔子有个弟子叫公良孺，非常勇武，率领自家五辆车子跟随孔子。他再也忍不住了，便领着车子与匡人搏斗起来。匡人见不是卫灵公派来打自己的，便不战自退，解了围。但当孔子到了蒲地时，又遭到包围。

蒲是公孙戌的基地，他们怕孔子一行离开后，将虚实报告卫君，便与孔子谈判：只要回去后不向卫君告密，便放行。孔子答应了条件，回到卫国，却说出蒲地的情况。他弟子对此不理解，孔子说：“被强迫订下的盟约，当然可以不遵守。”

孔子又回到卫国，和卫国老臣蘧伯玉接触。这是一个道德很高的人，孔子很尊重他，他却自称为孔子的弟子。他们在卫国又住了三年。卫灵公晚年更加糊涂，对孔子的主张不采用，整天与宠姬南子寻欢作乐。南子作为一个青年女子，整天伺候卫灵公有些厌倦，也想过问一下政治。听说孔子是个名人，住在卫国，便想见见孔子，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孔子也想见南子，想通过她的关系，对卫灵公疏通一下，打破当时的被动局面。于是孔子便不顾弟子们反对，见了南子。

孔子与南子相见，并未达到让她说服卫灵公采用自己主张的目的，反而遭到弟子们的抱怨。孔子急忙表明心迹，说自己这样做只是政治上的礼尚往来，自己如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老天爷也饶不了我！

孔子会见南子不但未起到好作用，反而使卫灵公认为他并不那么道貌岸然。有一天，卫灵公和南子乘车出门，坐在高高的车上，后面车子上坐的是嬖臣雍渠。孔子被安排与雍渠坐在一起，招摇过市，对孔子的形象极为不利。

这时，卫国国君家内出了争斗。卫灵公的儿子蒯聩见卫灵公迷恋南子，派人刺杀南子，未成，逃到晋国。卫灵公在南子的要求下，要把蒯聩从晋国捉回来，于是向孔子问起打仗的事。孔子不愿卷入他们父子的争斗中去，回答不懂打仗的事。卫灵公自然和他疏远了。

不久，在位四十二年的卫灵公死去，南子立他孙子辄为卫出公。蒯聩准备回来和他儿子争君位，展开了父子之间的斗争。孔子不愿卷入这场斗争，决定马上离开。

西方的晋国，在当时是一个大国，孔子准备去那里。但当他们一行走到黄河边上，听说晋国两个贤人寒鸣犊和舜华被当权的赵鞅杀害后，孔子意识到自己的主张在晋国也不会实施，望河兴叹一番后，决定取消这次西行。

孔子一行又回到卫国，住了几年。当他听说南方陈国的闾丘公礼贤下士时，决定南下陈国。路上要经过宋国。传说孔子走到离宋国不远的地方，忽然天降大雨，孔子师徒马上躲进山洞里避雨，这便是河南永城的夫子岩。因为是“圣人到过的地方”，所以日后在洞里刻了孔子的石像，洞前修了孔庙，历代立了许多碑。

要到宋国了。宋国是孔子祖先的故地，因此他感到分外亲切。去宋国国都（今商丘）以前，他先到了宋国的栗（今河南夏邑），祭祀了自己的祖先，从弗父何到孔父嘉。后世在这里修了孔子还乡祠。

宋国大权被司马桓魋把持着。他凭借自己的权力，做了一口石棺材，打制三年还未完工，累死许多民工。孔子听说后十分反感，气愤地说：“这个人与其这么奢侈，不如叫他早死早烂掉。”这句话传到司马桓魋耳中，他发誓对孔子报复。孔子在宋国经常带弟子在一棵大树下演习礼仪。有一天，司马桓魋派来一些人把大树砍掉，实际上是在警告孔子：你们不马上离开，要遭到大树一样的下场。孔子不得已，被迫与众弟子分散离开，约定到郑国国都新郑城外会合。

化装后秘密离开宋国的孔子及其弟子们，艰苦跋涉了好几天，才到新郑城外。师徒们见了面，孔子说自己像只“丧家之狗”，庆幸弟子一个未缺，于是重新整顿起来，继续活动。

南方小国陈是舜的后裔，都于宛丘（今河南淮阳）。孔子师徒风尘仆仆到了陈国，先投奔陈国的大夫司城贞子，通过他见到陈湣公。陈湣公是位比较仁德的国君，对孔子的道德学问早已佩服，对他们的到来十分欢迎。孔子一行在陈稳定地住了下来。这时孔子已经六十岁了。在陈国，他随时打听鲁国的消息，

知鲁定公已死，他儿子姬蒋继位，为鲁哀公。鲁哀公三年地震，以后又是火灾，把本来不该再存在的鲁桓公、僖公庙烧了。孔子认为这正是对那些不遵守周礼的人的惩罚。

陈湣公对孔子很尊敬，经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如有一次，天上掉下来被箭射中的小鹰，那支箭很奇特，他便去问孔子。孔子说：这是西周初年肃慎国向周王进贡的东西，叫楛矢。周王把它分送给自己的子女、功臣。他女儿嫁给虞胡公，又封于陈，才得此箭。果然在库房里找到同类的箭。此后，人们对博学多能的孔子更加佩服了。

鲁哀公三年（前492）在鲁国掌权的季桓子生了病，对他儿子季康子说：“我们鲁国这些年为什么不兴盛，就因为得罪了孔子，没有贤才治国。”他叫季康子执政后一定把孔子师徒请回来。季康子为了稳妥起见，先把孔子的弟子子贡召回鲁国。子贡一回国，就在对吴国的一次外交活动中取得胜利，更引起季康子对孔子师生的好感。

尽管陈湣公很仁德，对孔子又好，但孔子却不敢在这里施展才华。因为弱小的陈国夹于几个大国之间，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不符合孔子治国的要求。于是孔子在陈国住了三年后，决心到南方的楚国去。

孔子一行离陈南下，到了蔡国。蔡国也是个经常被人欺负的小国，当然也不能施展本领。他继续向南进发，路上迷了路，见不远处有两人在田间劳动，孔子派子路上前问路。那两人名叫长沮、桀溺，对他们很不客气，说：“您们早知道渡口在哪里，何必问我？”接着又以教训的口气对子路说：“你看看这天下，坏人坏事像洪水一样到处泛滥。你们这种人，能改掉多少呢？即使你们改掉这里的坏事，又怎能避免那里出现坏事呢？依我看，您们别自寻苦恼了。与其跟随孔丘这样的人改造社会，为什么不来跟我们一起避开整个社会呢？”这是当时隐士的话，和孔子积极入世的思想及做法针锋相对。孔子对此发表了一番议论，他说：“你们整天和禽兽打交道，为什么不和人打交道呢？正因为天下大乱，我们才要改变它。如果天下太平了，还要我们改造吗？”在去楚国的路上，他还遇到另外几个隐士，他们的议论，不但没有动摇孔子的信念，反而使他入世、治世的决心更大了。

孔子一行离开陈国、蔡国，向楚国进发，路上遇到最不愉快的事，便是陈蔡绝粮。

楚昭王听说孔子一行要到楚国来，打算派人去聘孔子。消息传出后，陈、蔡两国的人认为孔子一旦到楚国当了权，会直接威胁自己。于是两国都派出一

些人，将孔子一行团团围困在陈、蔡之间的旷野里。本来有家难归，有国难投的孔子，被人家团团围困，上天无路，进退不能，一连七天没有生火做饭，随行的多面有饥色，愁苦不堪，有人生了病，有人发牢骚。面对这一危难形势，孔子意志坚定，不改初衷，管它外面人喊马嘶，弟子愁眉不展，但他仍然不停地讲课、诵诗、弹琴、唱歌。弟子们大多听不进去。子路发出了抱怨，说：“我们既然是君子，也有遇到危难的时候吗？”孔子不慌不忙地回答：“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一旦遇到困难，更应坚持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而小人呢？一遇到困难，就什么事也能干出来。”可见孔子以坚强的政治信念作为自己的精神力量。对于他们为什么困在郊野的事，子路怀疑自己仁德不够，智慧不高，子贡希望老师把目标降低一点，颜回却回答：“老师的理想很高，所以到处不为人所容。别人不能容，有什么关系呢？越不能容，越能考验出我们这些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的涵养与水平。如果拿不出好主意来，是我们的耻辱。如果拿出好主意来各国君主不实行，那是他们的耻辱。他们越不能相容，越显出我们是真正的君子。”

孔子在被围的困境中，一面讲道理稳定人心，一面派出能言善辩的子贡到了楚国，请楚昭王派兵来解围。孔子一行在楚军的保护下，到了楚国的负函（今河南信阳）。

孔子将要去见楚昭王，楚昭王要把书社地700里封给孔子，却遭到朝内一些大臣们的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孔子如果来到楚国，会威胁他们的统治。楚昭王不得已打消了封地的念头。

孔子一行在外十几年中，所遇国君，不是对他敬而远之，就是对他的主张根本不用。陈国可用，又太小太弱。楚昭王是个最理想的君主，孔子正想在楚国施展抱负时，楚昭王突然病死了，掌权的令尹子西对孔子最不感兴趣，孔子十分遗憾地不能去楚，又回头返回卫国。

路上，走到一个叫做仪的地方，当地的封人（仪邑的守卫之官）对孔子很钦佩，要求见孔子。会见后，他对孔子的弟子说：“你们这些人从孔子那里学到真本领，何愁没有官做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上天正是把你们的老师当作惊醒世人的木铎。”言外之意：“您们要随老师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孔子再次回到卫国，卫出公已经稳定了政权。但卫国父子刚争斗完，孔子不愿插手政治。当子路向老师问“卫国国君如果叫您从政，您打算先干什么”时，孔子却回答：“必也正名乎。”因为只有“名正言顺”，才能做好一切事情。他对当时子弑父、臣弑君等越礼悖礼现象深恶痛绝，而残酷的现实又使他无能

为力。

在孔子返卫后不久，弟子冉求又应召回国，他不但任季氏的总管，还打了一个漂亮仗。鲁哀公十一年（前484）齐国出兵伐鲁。孟孙氏与冉求分率右、左翼与各军战于鲁城之北。孟孙氏未胜，冉求却获得大胜。尤其孔子另一个弟子樊迟身先士卒，努力冲杀，取得胜利。在庆功会上，季康子十分兴奋地夸奖冉求的军事才能，冉求说是向老师孔子学的。季康子听后，初步下定请回孔子的决心。不久，他派出公华、公宾、公林三个大夫，拿着礼物，迎聘孔子归国。年已六十八岁的孔子，和他弟子们一起结束了在外流浪十四年的生涯。

鲁哀公十年（前484），孔子及其弟子一行被鲁国当权的季孙氏派人接回鲁国。十四年来，他们虽然没有达到出访求仕的目的，但却接触了许多国家的各个阶层，增加了一些阅历，增长了许多见识。同时，孔子又未停止自己的教育活动。他们归国后，受到季康子等人的欢迎，与家人团聚，更增添高兴。遗憾的是，孔子归国前，结发妻子并官氏已经亡故，十几年的生离成为永别。孔子回到家中，见庭院依旧，手植三株桧树已经长大，人去物存，感慨万千。

孔子归鲁后，鲁国掌权的季康子为了利用他的名气，保住自己的地位，特尊孔子为“国老”。孔子正好利用这一既无政事之烦，又有较高地位的好条件，抓紧机会继续宣传自己爱民行仁、克己复礼的主张。在经济上：他认为治理国家的主要办法是施行仁政，即采取的措施，既保证当权者的统治，又能使下层人民能够活下去。如他主张“养民也惠”、“使民也义”、“使民以时”，防止奢侈，避免浪费。季康子要用新的田赋，问到孔子。孔子先是不答，后对冉求教训了一番，认为新田赋不合周礼，对百姓剥削太重，表示反对。弟子冉求帮助季氏聚敛，孔子正颜厉色地批评他“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季孙氏为了扩张自己的力量，要出兵讨伐一个名叫颛臾的小国。孔子听后，也表示反对，并对不作制止的弟子冉求、子路进行批评。

在政治上，他主张仁政德治。季康子打算对破坏他们统治秩序的人采取杀戮政策，问到孔子。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还形象地说：一个国家的当政者好比风，百姓好比草。风向那边吹，草就向那边倒。一个国家是不是能治理好，全赖统治者身体力行和正确引导。他更明确地说“政者，正也”。政治就是公平、正直。一个当权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仁政德治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举贤才。把正直的人提拔上来，把邪曲的人压下去，国家才能治理好。他要别人遵守周礼，自己带头遵守，重视自己本身的修养，不做“不义而富且贵”的人。

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如逝去的流水。历史能发展、继承，西周初年达到光辉的顶点。他很重视培养弟子远大的志向，自己对于将来的社会也有着美好的憧憬，这就是“天下为公”的社会。他认为弟子们的志向至少要做到通过自己治国，能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在他和曾皙等四个弟子一起谈论理想时，赞成曾皙在国家富强的基础上，加强对百姓教化的主张。

孔子到了晚年，更强调一种“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他认为一个人应做到：大智者应有力不骄，有勇不暴，富而益俭，即时时、处处以中庸的方法处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自己的形象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平易近人。他赞扬尧舜“允执厥中”。他努力学习古时的《易》，研究其中的辩证法思想和中庸思想。他学《易》时把穿竹简的牛皮绳子翻断过几次。直到晚年，他还希望多学些《易》，以避免大过。他学《易》的札记，就是《周易》中的《十翼》，这成为孔子哲学思想的基础。

孔子归鲁后，整理古籍是他的一项重要工作，除上面说到的“赞《周易》”以外，还“删诗书，订礼乐”和“作春秋”。

古代诗是奏乐时配的歌词。当时贵族庙堂上的颂诗、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诗歌，据说有3000首，经孔子整理、删节，成为305篇，后世称之为《诗经》，它反映出西周到春秋500多年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古代史官曾对统治者的言行进行记录，保留下一些历史档案。孔子对它们搜集、整理，把这批政治、历史文献重新编排，形成《尚书》，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做出贡献。

古代的礼为史官所专，乐为乐师所掌。孔子把这些礼整理成丧、祭、射、乡、冠、昏、朝、聘八种礼节，每种礼节又分各种条目，把它当作贵族们的行为规范。

一部《春秋》，是孔子的代表作。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到处呈现天下大乱的景象。孔子奔波一生，想恢复周礼，改变现状，然终未办到，于是把精力集中到治史上，希望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明辨是非，用以影响时人，教育后人。于是他便依据鲁国的档案史料，加进自己的观点，编成了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春秋》。孔子把《春秋》当作体现自己思想、观点、政治立场的代表作，认为一个字也不能改。

经孔子之手整理的《诗》、《书》、《易》、《礼》、《乐》、《春秋》，历史上称作《六经》。其中《乐》早已亡佚，其他“五经”几经辗转，流传后世，成为研

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

孔子大半生从事教育活动，在最后的六、七年中，更全力从事教育。他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又不断总结经验，从内容到方法，从理论到实践，各方面都做出显著的成绩，在中国教育史和世界教育史上都做出杰出的贡献。他办教育的基本理论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每一个人天生性情相近，通过后天的熏陶、影响、教育及自己的努力，变成好人或坏人。他办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治世干才，因而首重礼乐，即政治标准第一，道德品质教育第一。当然也落实到业务上，就是他教习和提倡的“六艺”。为了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孔子根据弟子们的不同特点来确定重点，其弟子把它归纳为“德行、言语、文学、政事”四科，各科均有代表。如“德行”中的颜回、闵子骞等，皆以道德高尚著称。当时授课的方式很灵活，孔子总是设法调动弟子的学习积极性，采用启发式教学。在其后不久《庄子》的《渔父》篇中曾记载：“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于是人们便把“杏坛”当作孔子进行教学活动的象征了。

孔子自己好学，乐学，博学，虚心地学，实事求是地学，学习结合，学思结合，学行结合。自己身体力行，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弟子。他一生有三千弟子，其中身通六艺，即学习成绩优良的七十多人，在当时社会上形成一个庞大的儒家派群。孔子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成为最负盛名的伟大教育家。

孔子一生的最后二三年过得很不舒畅。在政治上，天下大乱的形势越来越严重，自己为道之不行而发愁，自己的亲人相继死去，对他无疑是一次次打击。

孔子的妻子并官氏早在他归鲁前便已死去，唯一的儿子孔鲤也病死于自己之前。老年丧子，悲痛万分。幸有孙子孔伋绕于膝前，也可聊释寂寞。孔鲤死后一年，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也溘然长逝。这对他打击更大。

无情的打击接踵而来。与孔子关系最密切的另一弟子仲由（子路）也死于卫国之难。子路为了忠于主人孔悝，毅然与其敌人搏斗，被砍成重伤后，还把帽子戴正，结缨而死。孔子听到爱徒子路被人家剁成肉酱后，叫人把正在吃的肉糜倒掉，心情悲痛到了极点。

晚年的孔子，因为遭受各种打击，心情不好，身体也逐渐衰弱。当时又出现一些令他不太愉快的事。如季孙氏改用了新田赋，北方齐国的陈恒居然把自己的国君杀掉。孔子对此不能容忍，鼓动鲁国去讨伐，鲁国执政的三家大夫不干，他也没有办法。

孔子最后两年，是在病中度过的。弟子与亲人相继去世，带来孤独和寂寞，政治上的不如意，更增悲愤。一天夜里，他做了场恶梦，心里非常不安，没等

到天明，便挣扎着起来，拄着拐杖到门框旁。弟子子贡早早地来探望老师，孔子却对他说“赐啊！你为什么来这么晚呢？”接着长叹一声，有气无力地吟出

泰山颓兮！梁柱摧兮！哲人萎兮！

意思是：巍峨的泰山，快要崩倒了；粗大的梁柱，快要折断了！我这位哲人啊，也要像草木一样地枯萎了。

老泪纵横的孔子，精神恍惚，一病不起，不久，便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夏历二月十一日与世长辞了。

孔子活了七十三岁，死后葬到古鲁城以北一里多的泗水旁边。弟子们把他埋葬后，筑起一个椭圆形的坟墓，俗称“马鬣封”。很多前来送葬的弟子，从各地拿来一些树苗，栽到孔子墓附近。日久天长，蔚然成林。弟子们在墓前守丧三年。子贡对老师特别尊敬与怀念，在墓前结庐而居，又守三年。后世在孔墓旁筑了“子贡庐墓处”。弟子们守墓的地方，日久成林，名叫孔林。孔林经过多年的扩展，面积已达1平方公里之多。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一生中除整理一些古籍外，很少有自己的著作。日后，他弟子及再传弟子把他的言行汇集、整理成书，就是人们熟知的《论语》。这一作品，哲理深奥，论述精辟，言简意赅，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名著，也是日后人们研究孔子的重要资料。